

韩寒监制

「ONE·一个」工作室出品

像火 像灰烬

程
姬
著

欲望像火焰

一般肆意，

爱情却像灰烬

一样孤独。

LIKE FLAMES LIKE EMBERS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非外传

像火 像灰 像焰 像烬

程
姬
著

LIKE FLAMES LIKE EMBERS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像火焰像灰烬 / 程姬著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

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411-5109-5

I. ①像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34254号

XIANG HUO YAN XIANG HUI JIN

像火焰像灰烬

程姬 著

责任编辑 李淡宁 彭 炜

责任校对 汪 平

装帧设计 雾 室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 8 字 数 190千

版 次 2019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109-5

定 价 42.00元

目录

像火焰

像火焰像灰烬	3
伤心乳头综合征	24
星期一，牛油果熟了	43
在纽约	61
抽 屈	84
最后一个夜晚	97

像灰烬

不 思	127
天 使	144
吸烟有害健康	162
海边的夏多布里昂	172
海却不满	200

后记 它们让我看见并注视大海	248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目录

像火焰

像火焰像灰烬	3
伤心乳头综合征	24
星期一，牛油果熟了	43
在纽约	61
抽 屨	84
最后一个夜晚	97

像灰烬

不 思	127
天 使	144
吸烟有害健康	162
海边的夏多布里昂	172
海却不满	200
后记 它们让我看见并注视大海	248

像 火 焰

像火焰像灰烬

时间将生命带走
而赋予我们记忆，金黄如火焰
黑暗如余烬

—— 亚当·扎加耶夫斯基《贝壳》

一

“我去超市买点东西。”许晓云提着一个红色的环保袋站在门口说，电视机里中央五套的声儿挺大，她听到老张在客厅里闷闷地应了一声。

许晓云轻轻带上门，小狗八段从门缝里挤着要跟出来，黑眼珠子水汪汪地望着她，嘴里呜呜地哀叫。“回去回去。”她朝它摆摆手，把门关上了。

像往常每个星期六下午一样，许晓云下楼，出小区门，穿过一条马路，往东走一公里，在街角那家叫小南国的小餐馆右转，然后

沿着一排灰色的水泥围墙，拐进了师范大学的小北门。小北门很不起眼，这里紧挨着学校教职工的老宿舍区，两条小路把十几幢八十年代建的四层宿舍楼分成了整齐的三排。红色的砖墙上覆盖着绿色的爬山虎，路的两边种满了高直的杨树，浓荫蔽日，十分安静。早年分配到房子的教职工如今大都在外面买了新的公寓，很多人都搬走了，因为地段还不错，这里的空房子大都被用来出租。白天院子里走动最多的是老人和孩子，现在正是暑假，整个学校更是寂静如空。

天气很热，仿佛一锅油腻浓稠的汤。许晓云今天走得没有像往常那么快，她在低头想心事，但这一路已是满身大汗。小北门在修路，狭小的路面肮脏不堪，几个工人正在挖地，机器发出突突突的巨大声响，碎石四溅。她捂住嘴，小跑着穿过工地的尘雾，左手里那只空荡荡的红色环保袋一跳一跳地打在她的腿上，她的影子晃动在斑驳的树影里，碎碎的，小小的，不太完整。

走到8号楼门口，许晓云习惯地抬头朝四楼看了一眼，然后在对面的小杂货店里买了两瓶冰矿泉水，放在袋子里，匆匆走进了宿舍楼。

二

庄明已经等得昏昏欲睡。

他坐在门边的一张椅子上，椅背紧贴着屋门，右手拿着的那本书已经垂到了脚边。眼睛闭了又睁，睁了又闭，挣扎之间，他终于听到门外的楼道上好像有了点动静，立刻把身体坐直，像猫一样警醒了过来。他侧过身把耳朵贴在门上，没错，脚步声。他扶了扶眼镜，

站起来把眼睛凑向猫眼，影影绰绰中那个瘦小的女人身影又出现在了楼梯拐角处，正往四楼走去。

庄明一把拎起手边那袋早准备好的垃圾，一脚踢开身边的椅子，打开门，大步走出去，和刚好走到门外的许晓云几乎撞了个正着。他听到女人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惊呼。

“你好。”庄明收住脚步，尽量自然地朝许晓云打招呼，一副下楼准备去扔垃圾的样子。

许晓云的脸上还停留着差点撞到陌生人的意外，出于礼貌，她忙弯起嘴角，向对方回以微笑：“您好。”

“那个……你住楼上吧，楼下门口贴的通知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我没注意。”她一脸茫然。

“没什么，就说现在放暑假，”庄明干巴巴地说，“让大家多注意防火防盗。”

许晓云愣了一下，然后朝庄明客气地笑了笑，显然不想再多说什么。她点点头以示谢意，转身往楼上走去。

庄明看着许晓云的身影消失在楼梯拐角，她的脚步声渐渐漫过他的头顶。他仰起头，听到她掏出钥匙开门的声音，然后门轻轻地关上了，楼道里又恢复了寂静。他轻轻呼了口气，手心已经出汗——他不是那种擅长和陌生人主动攀谈的人，更别提和女人搭讪了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今天总算近距离地和她说了几句话，并且看清了她的样子。

和庄明之前有限的几次在她模糊身影里捕捉到的想象一样，她看起来和气，谨慎，三十岁左右，长得说不上漂亮，但也绝对不难

看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，这让她看起来还有些特别的韵味。但她和左琳一点儿也不像，声音、眉眼、体型、感觉，没有一点点相似之处。她苍白瘦小，脸上有着一一种平淡的空洞，平淡到会让人忽略掉她的五官。

说不上是怅然若失还是若有所得，庄明慢慢地踱回自己的家。关上门，发现自己的手里还提着那袋垃圾。

三个月前庄明从一个遥远的南方城市一个人搬到这里。他调到这所北方的理工大学教书，系里给他安排了这间不大的宿舍供他居住。他很满意现在的环境，风貌和他以前生活的那座潮湿的海边城市完全不同，可以帮助他尽快地淡忘过去的记忆。这里干燥、风沙大，冬天常有浓重的雾霾；夏天和南方比不算炎热，整个城市也比那边要脏乱得多，但他并不常出门，所以也不在意。学校的宿舍区老旧破落，遗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朴素气息。这里的人大部分说普通话没有什么口音，对面杂货店里的老大爷常年听的是河南梆子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人再对他投以无法回避的同情眼神。

他在这个城市没什么朋友，课也要下个学期才开，除了购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，偶尔去系里开会或者出门办事，这三个月里大部分时间庄明都一个人待在屋子里，上网、看书、抽烟、发呆，和左琳说说话。

北方的夏天很清新，天空高远，一天之内天光、云、温度的变化都很明显。到了傍晚，楼和楼之间走动的人会慢慢多起来。那时的阳光也收敛了，树荫下的小路光线柔和沉静，提着菜的老人和下

班的年轻租客，黄昏的风穿过他们的影子，这时一切仍然像是一部无声的黑白电影。但是小孩们跑着跑着跌倒了会啼哭，厨房里炒菜的油锅声在远处响起，有时校区里篮球场的口哨声、跑动的声音会和风一起隐隐约约传过来，于是庄明的傍晚慢慢开始有了一些色彩。

天黑以后，对面楼里一间一间屋子的灯会次第亮起来，这是庄明最喜欢的时刻，仿佛潜入温暖的深海，看到一条条发光的鱼。他喜欢抽着烟看对面楼房间里的人在干什么，从暮色一直站到夜色。有时对面的房间没拉窗帘，他会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胖男人叼着烟在厨房里洗碗切菜；或者另一个房间里的男人和女人，在沙发上贴着脸亲密地说话，他们的饭桌上放着三菜一汤，他们客厅里的电视机荧幕闪着光斑，他们看着电视剧或体育比赛，聊着天，灯亮了又灭了。然后庄明就到客厅和左琳聊会儿天，说说今天自己看了什么书，网上有什么好玩的事。早上起来和晚上睡觉之前，他都走过去看看她，问个好，再在照片前点上一炷香，双手合十，拜一拜。

从来也没离开过，他定定地看着照片想。左琳在照片里也咧着嘴高兴地看着他，一直在。

三

许晓云打开门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丁梁永像往常那样早早地坐在那里，一看到她进来就一把把她拽到怀里。屋子里空空荡荡，一个星期没有人，这里散发着一股刚被打开的罐头般的难闻气味。她一边把窗户打开透气，一边给丁梁永打电话，电话没人接，她想着

那些本打算今天一见到他就要说的话，脸上又渗出了一片细密的汗珠。

风吹了进来，燥热。但是客厅里的空调已经坏了很久了。

这是一间普通的一居室，散发着被长期出租的廉价味道。复合木地板已经有些斑驳，屋子里的家具都是十几年前流行的款式，一台老式的旧电视机上积满了灰，沙发扶手那里的布套已经被磨损得露出了里面黄黄的海绵。所有的东西都写着陈旧和临时。只有卧室，任何人走进去都会立刻眼前一亮：那张土里土气的双人床上铺着一套华丽鲜亮的真丝床上用品，如同一个华服贵族走在泥泞乡间，不合时宜，格格不入——这是许晓云精心选购的一套床上用品。当时她在商场里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，并为此支付了大半个月的工资。高支纱全棉贡缎，光滑柔软，有珍珠一般的淡淡光泽，是她最喜欢的蓝色，上面印着彩色的光点，光晕交叠着。是梦，她觉得她买的是一个梦。

第一次铺好这套床单、拉好被罩时，她迫不及待地就脱了衣服，把自己赤裸的身体裹在这片柔软的织物里。她用被子蒙住头，整个人在黑暗里轻轻扭动，感觉着皮肤和床单之间光滑的摩擦。真丝带点凉凉的触感，但她身上却是滚热的。这时丁梁永也钻了进来，轻吻她，把她从被子里顶出来，把自己放进她的身体里，然后抱着她，用胡子扎得她仰着脖子止不住地尖叫。于是他把她抱得更紧了，力气大到她觉得自己随时会在他猛烈的撞击中碎成一片一片，像床单上的彩色光点，闪动着，又陷入黑暗。她的意识逐渐模糊起来，身体越来越轻，她压抑不住地大声叫起来，觉得自己快死了。

很多快乐来自对道德和规范的忤逆，许晓云活了快三十年才真正体会到这种快感。他们在这间租来的屋子里幽会有一年了，她有老张，丁梁永有肖莉和蕊蕊，他们平时基本不见面，也很少联系，只在每周六下午，他们会以各种借口从各自的家里溜出来走一会儿神，到这里“开会”——丁梁永把这事叫作“开会”。毫无疑问，她喜欢“开会”，和丁梁永在一起，她是完全被打开的，是一张可以被任意折叠的纸，一只被抽打到无法停止的陀螺，他们之间就像动物的搏斗撕咬，相互进攻，在荒原上一起奔跑、追逐，大汗淋漓——这张床所铺就的华丽荒原，俩人身后各自的隐秘河流在这里交汇，沿着身体滚滚而来。但对许晓云来说，这条河流已经变得越来越湍急，似乎随时可以把她冲击到一个看不见、再回不来的地方，也同时把她撕成了碎片。

她走到卧室，坐在光滑的床单上，打开了卧室的空调。凉风很快吹干了她身上的汗，但温度太低了，她又开始觉得有点冷。恰到好处的时候总是很少，特别是当一个人要做选择的时候。每一个选项都会变得过于膨胀、富有诱惑，从而难以舍弃。她摁亮一直攥着的手机，看看时间，然后又拨了一次丁梁永的电话。

没人接的长音空荡荡的从免提声筒里传出来，像一个没着没落的问号，往窗外飘了出去，落下，慢悠悠地飞过三楼，飞过庄明的窗口。

四

庄明在窗口熄灭了烟蒂，然后走到餐桌旁，把一张餐椅搬到了

卧室的床边。卧室不大，放了这张椅子之后就更显得局促了。他躺到了床上，双手枕在脑后，看着天花板，额头上的抬头纹因此显得更深了点。他在等，等待那个每周六下午楼上都会响起来的声音。

一个女人做爱的呻吟声。

他也忘了是哪一天，他在客厅正打开电脑准备找个电影看，飘飘忽忽地，一个细弱的女人声音突然在他的头顶上方什么地方闯了进来，像一只小猫的嘶叫，时断时续，压抑又放肆。庄明马上意识到那是怎么回事，他合上电脑，坐直了身体，瞪着天花板。那个说不上很清晰的呻吟声，突然接上了一些记忆，在他的感知里被放大了无数倍，发出了电流的震颤声。为了听得更清楚些，他站起来，循着声音走到了卧室。他确定，这个声音来自于此刻他头顶隔着薄薄天花板的一张床上。

他脱了鞋，站在床上，那样头顶离天花板不过一手之距。他记得第一次这么站上去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像飞机失事一样猛地一头扎进了他的耳膜，瞬间炸开。那架失事的飞机盘旋着，着了火，大火，俯冲、拉高，俯冲、拉高，引擎声发出巨大的轰鸣，迎接即将到来的风暴顶点。

庄明知道自己的身体有了反应，可是他做不到不去听，相反，他在捕捉，强烈地捕捉着这个声音，纤细、尖厉、沉沦、婉转、渴望——这个呻吟声太像左琳曾经在他耳畔的呼唤，把他埋在黑暗灰烬里的那些记忆全部都打捞了起来。

他闭上眼睛，看见左琳笑着从远处朝他跑过来，眼睛还是那么好看，头发还是那么黑。她跑到他的面前，紧紧抱住他，用脸轻轻蹭

他的鼻子，咯咯地笑着。庄明把她的衣服撩起来，左手搂着她的腰，右手放在她软软的胸上，揉着托着嘴放上去吮着吸着转着圈，左琳的喘息声越来越大，和天花板上的节奏渐渐合一。他的手又去摸她的脸，白白的牙齿像小猫一样轻轻咬他的手指。他吻她的眼睛，舌尖探进她的耳朵，她尖叫起来，在他的头顶大声地尖叫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左琳的脸像融化的冰激凌般慢慢地消失了形状，变成了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的脸，一张他从未见过的脸。他瞪大眼睛，努力辨认着这个女人，可是依然无法看清，就在呻吟声突然停止的那一刻，那个女人的脸也随之消失不见。

从那天以后，每个星期六下午庄明就会躺在床上等待这个声音。就那么躺着，硬着，一动不动。声音不太清晰的时候，他就搬来凳子放在床边，然后站到凳子上，像一座古怪的、勃起的大卫雕像，静静地听着，直到天花板缝隙里的声浪渐渐平息，卫生间传来哗哗的水声。

他越来越想见到楼上的那个女人，在幻想中他分辨不清她和左琳的脸，有时这会让他面对左琳的时候有一点愧疚。他趴在窗台上、伏在猫眼里模模糊糊见过她的样子，但从来没看清楚过她的脸。他想和她说话，想近距离地看到她，他要给那个声音找到一张对应的具体的脸。不，也许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女人——这一切，也许只是因为他对左琳过度的思念而产生的幻觉？在他想象的那张床上，那个扭动的起伏的呻吟的女人，他要她转过脸来，他甚至想轻轻触碰那张脸。躺在床上，庄明眼前又闪过刚才楼梯口那张脸，苍白茫然，但笑起来又很生动，藏着一些轻易不能被别人看见

体察的东西。

他抬起手腕看看表，已经快四点了。楼上从来没有过地一直很安静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在床上翻来翻去好一会儿，不得不随手拿起床头柜上的一本书，心不在焉地翻起来。

五

她看了看手机屏幕，黑乎乎的。第六个电话了，丁梁永依然没有任何消息。许晓云记起天气预报说今天傍晚会有雷雨，闷热得透不过气的空气证明了这个可能性。知了还在没完没了地叫，她出门的时候没带伞，心里又是涌起一阵烦躁。

这一年，她和丁梁永不知不觉形成了一种默契，两人除了做爱，几乎从不过问对方家里的情况，除非对方主动说起。但他们似乎从未提及过深，这种状态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：在他们两人每周独处的这一两个小时之内，他们可以不被或者假装不被任何因素干扰，完全沉浸在身体的快感里。他们是两条指向截然不同方向的河流，曾经何其坚定，可是她却越来越觉得不自由。在过去的二十九年里，许晓云并不觉得自己说得上是个品格高尚的人。她为了省下十块钱，逃过停车费；她在医院挂号室上班，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不给病人好脸色看；她在背后嘀咕过同事的坏话；可是她很少撒谎。她讨厌撒谎之后必须记得这个谎言，还要承受不断去圆谎的狼狈，以及被戳穿之后的尴尬和慌张。小时候她偷偷改过自己的成绩单，和同学出去溜冰却和家里说去出黑板报，这些谎言被揭穿后，母亲会投来利剑一般的讥讽眼光。她被逼到墙角罚站，一天不能吃饭，她饿得拿

脑袋撞墙，腿直打哆嗦。母亲屈起手指像敲西瓜一样敲她的脑袋，问她，以后还撒谎吗？不了了。她哇哇大哭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，没了小小的尊严。

必须和丁梁永谈一谈了。上周他们俩在一起，她几乎全程都紧闭着双眼，没有正面看过他一眼，她怕自己一睁眼身体就冷了。丁梁永好像也感觉到了什么，没像以前那样完事之后搂着她开玩笑，闲聊了几句，匆匆洗了澡就先走了。

她不想谈论“道德”本身，可是她讨厌所有被禁锢的关系，换句话说，她需要更多。

许晓云觉得口干舌燥，她走到客厅，从环保袋里拿出一瓶刚才买的矿泉水。瓶盖很紧，使劲拧了几下也打不开，她咬住下唇，用了自己最大的力气，心想再打不开就换一瓶，然而终于拧开了，水却泼了一大片出来，落在她米色的裤子上，瞬间润湿了大腿。笨拙的生活。她决定不在这里继续傻等了，她得下楼去转转，顺便去小北门对面的菜场买点菜带回去。如果她回来之后，丁梁永还是没有任何回音，她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地方。

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至少应该能掌握自己的尊严——她对自己总结出的这句话感到很满意，觉得胸中瞬间充满了能量，有一种摆脱了烦恼的轻盈。无论是丁梁永，还是老张，无论是婚姻，还是欲望，都不重要，她依然还是自己的主人。

许晓云大步迈向屋外，转身利索地关上门，在听到锁啪嗒一声合上的一瞬间，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犯了个很大的错误。